

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法轮功学员来到塞浦路斯第二大城市 Limasol，在离海滨很近的市中心城堡附近的小广场挂起介绍法轮功真相和“法轮大法好”横幅，集体演示五套功法。祥和的音乐和舒缓的炼功动作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观看，不少人接过真相传单认真阅读，向学员们咨询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会遭到中共的迫害等等。

在广场上游玩的孩子们看到法轮功学员们演示功法时，几乎全被吸引来观看。一位学员前后两次为前来围观的两组孩子们演示功法。他们非常喜欢。第二组孩子在学员们炼第五套功法时，加入了打坐。其中几位非常认真投入，似乎他们真的成了炼功人。一个六年级的孩子告诉他的朋友：法轮功学员应该到学校去教！或者在我们放学后教我们炼功！学员告诉他们，那些有法轮功学员教授过学生法轮功功法的学校，都看到了学生整



体表现的进步。孩子们说：这真是太好了！

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机拍摄法轮功真相展板和学员们的功法演示，小广场边上的餐馆侍者跟学员多要了几张真相传单，散发给餐馆的其他侍者，想让大家了解真相。

一位女士说她以前有传单，但现在找不着了。她非常高兴在 Limasol 发现法轮大法，她告诉她的朋友，这完全是免费的，并建议朋友们多留一会儿，看看功法演示。

◇

高压锅对着脸爆炸 安然无痕

【明慧网】我今年八十六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多年了。法轮大法的高深法理让我懂得了好多以前不知道的人生道理，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心受益。现在，好多人听信了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对法轮功有误解，现在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超常，是现在科学无法解释的。

我八十一岁那年的春天，有一次女儿家里要做大酱，需要用高压锅蒸黄豆，我觉得蒸的时间到了，看看煤气灶的火势如何，因为我是高度近视，需要低头在很近处才能看煤气灶的火，没想到一拧煤气灶的开关，高压锅“啪”的一声爆炸了，当时我的

脸正对着高压锅，而且离的很近，已经蒸好的一锅豆子“呼”的一下在高压下悉数迸出来了，迸出来的豆子糊的满墙满窗户全是，连门缝都是，也糊满了我的脸，眼镜上也糊满了豆子，我的身上脸上头发上全是糊好的豆子，却没觉得烫，而是觉得凉的。

我的女儿听到厨房的爆炸声，看到我的样子着急的说，快打电话，把孩子爸叫回来，我赶紧制止说：不用叫，我没觉得热，没事。当时我就想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没事。女儿要给我的脸上抹牙膏，我也拒绝，但是女儿还是给我的脸上抹了两处牙膏。后来抹牙膏的地方起了两个泡，而没抹牙膏的地方却安然无恙。

几天后我出去看见了老邻居，他们问我这几天为什么没出来，我告诉了他们高压锅爆炸的事，老邻居们都说：你是有哪路神仙保护，没出事。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法轮功的师父保护了我。

后来听女儿说：她听到厨房“砰”的一声响，再出来看时，我变成了豆子人，从头到脚都是豆子，好像特意喷的一样匀称，根本看不出来我了；再摸窗户上的豆子，糊在了窗户上都弄不下来。女儿很害怕，因为她深知高压锅爆炸的威力，她的同学就是因为高压锅爆炸导致脸上的整张皮都被烫掉下来，最后只好休学一年才上学。而在这样大的高压下，我的脸却没有一点伤痕，这不是很神奇的事吗？◇

做好人遭关押、折磨、骚扰 杜洁夫妇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杜洁和丈夫杜国防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家庄村，修炼法轮大法后，做买卖公平交易，不坑不骗，处处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然而，九九年七月后，杜洁和丈夫杜国防为了说真话，屡遭非法关押、殴打折磨，十几年被关押骚扰、监控，生活颠沛流离。

二零一五年，最高法院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杜洁夫妇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

杜洁，女，生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今年四十四岁，杜国防，男，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今年四十六岁，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初，在家乡铁杆镇开了一个食品批发部做生意。一九九九年年初，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下面是杜洁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全家人遭迫害的部份事实。

为说公道话 遭电棍等酷刑折磨

七月份，听说政府要镇压法轮功。七月十九日，我们夫妻俩到北京向政府反映情况。刚到北京木樨园车站，还没下车，我们就被警察控制，被强行带到车站地下室。傍晚，又被转至石景山体育场，后半夜又被拉至保定。七月二十日上午被深泽县公安局押送回当地党校非法关押至二十三日，并被强制在他们印制好的材料上签字，否则不让回家。而国防在党校因为说“法轮大法好”被强行送至看守所，非法关押七、八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去北京上访，三十日早上，刚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便衣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然后被强行推上警车。一上车，他们就拉上窗帘，一个警察用胶皮棒猛击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法轮功修炼者的额头，顿时

就看到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包起来了。又一个警察对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的胸部猛踹几脚，从车前端到车后，我们把她扶住。警察嘴里还骂骂咧咧：“都是你们害得老子，连假期都没有。”然后我们被拉至天安门派出所。

在那里，已经有好多人了，一行一行的站着，被一个个问姓名住址。（因为辛集市去北京上访的人多，市长、公安局长都被撤职，所以我也不报姓名住址，不想让当地领导受牵连）。因不说姓名住址，一车车被警察拉往外地。我被拉至延庆看守所，在这里也是一个一个问，不说的被编了号关进号里。半夜，我们被叫出来，二十五人一车被送往外地。三十一日，我被押送至天津大港看守所。

到大港时是中午的时间，由于不报姓名住址，我被四、五个警察带至一间屋子，他们说：“在我们这儿来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的，你实在不说，扔到井里就说没这么个人。”他们用棍电我。一次又一次充电，充电时，就用手打耳光，用拳头打头、身上，穿着皮鞋狠踢腿，让我脱掉鞋在地上站着，并在我的脚上泼水用电棍电。

用电棍电手背、脚心、胳膊、头等，他们恼羞成怒，叫来了十多名警察，强行将我按倒在地，他们用脚踩着我，把刚充好电的电棍一次性放到我的背上，连续电击。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我被他们打的实在没地方下手了，才将我送回号里。

二零零一年一月四日，我被当地乡派出所副所长王彦申和袁彬两人从大港接回铁杆，直接送去深泽县看守所。二月二十三日，县公安局两个警察提审我，其中一个拿着扫床用的竹筲帚把，弯腰打我的小腿肚子，打的小腿比大腿还粗，一个月也没下去青紫。

三月三日，我决定不再出工干活，因为一、我不是犯人，二、干活时有一些女犯人在社会上是妓女，她

们和一些男犯人们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听不下去。因此，被看守所所长以不干活为由，天天把我们一个号里的女法轮功修炼者都拉出去，他亲自动手一个一个打耳光，并给我们戴死刑犯戴的脚镣，两个人戴一副脚镣，并且同时戴右脚，行动十分不便。

原来他在外面逼迫我妈，让她代写“保证书”。我被他们推出了看守所，连我的东西也没来得及收拾。回来后，我妈说：“以前找他们老是推辞，见一面都挺难，昨天派出所让准备六千元钱去接人，今天到了所里说不够又让回家拿了两千元，说今天就保人出来，路上还让我少说话，要不人要不出来就判刑了。”

从一月四日到五月十日共关押一百二十五天。

丈夫 在看守所遭殴打

我去北京后，国防放心不下，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就去了北京，想在广场上找到我，可是去了广场，也没找到。后到亲戚家落脚，乡里骗家里要了亲戚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说：“国防回来吧，肯定不逮你。”于是国防就从北京回来了。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晚上，铁杆派出所刘彦领、荣占勇把国防叫到派出所逼他写“保证书”，由于不写，被他们送到县交通招待所非法关押。在这里关押了全县不写“保证书”的人，由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三个单位看管，国防被法院负责看管。后来被逼在他们印制好的保证书上签了字，家人被逼交了三千元保证金（没给收据），但是也没有被释放。

遭骚扰 被迫流离失所

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年年遭骚扰 无法正常生活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夕，乡里、村里来了三个人到我家要我们交出身份证，说怕我们去北京。

二零零九年派出所贾建红到我家来，要查看我们的手机，并强行带到所里说是检查。（节选）◇